



成均馆罗曼史

[韩] 廷银阙 著

千太阳 冯欣 译

成均馆罗曼史

[韩] 廷银阙 著

千太阳 冯欣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성균관 유생들의 나날 1~2

Copyright © 2007, JEONG Un-guol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0, Beijing BBT Publishing Consult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an Media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and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均馆罗曼史 / (韩) 廷银阙著 ; 千太阳, 冯欣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95-0172-4

I. ①成… II. ①廷… ②千…③冯… III. ①长篇小说

—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28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莱牟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 271100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70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 定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女扮男装的书生	/ 1
第二章 新榜礼	/ 72
第三章 大物公子	/ 120
第四章 芙蓉花	/ 175
第五章 木球比赛	/ 240
第六章 丑闻	/ 315
第七章 雨中情人	/ 376
第八章 红壁书	/ 416
终 章 龙榜	/ 480

第一章

女扮男装的书生

1

一位相貌俊朗的书生吃力地拎着包裹，迈进一片满满当当的书店。虽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衣服已穿了多年，不过依然给人干净利落的印象。

“请问，里面有人吗？”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纤细，单从声音判断他似乎并未成年。没过多久，上了年纪的店主就从里面迎了出来。

“哎哟，公子！”看清来者是谁后，店主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脸上热情四溢。

“这段时间一切安好？”书生微笑着问道。

“托您的福，这里一切还好。这几天我还想着少爷什么时候才会过来呢。您也知道，我对您的了解仅仅在于您是金少爷而已，即使想要联系您也没有什么法子。”

“啊？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书生慌忙问道，他像是突然间发现了很多秘密一样，脸色瞬间有了变化。店主却仍笑容满面，丝毫没有紧张之色。

“嗯，出了大事，是大事！”

店主鬼鬼祟祟地朝四周看了看，神色十分诡异，似乎内心装了巨大的秘密。他像是要对书生说些悄悄话，神秘地把头凑了过来。不过，书生似乎并无猎奇之念，他只是紧张不安地后退了一大步，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说道：

“您先把我这次拿回来的这些结算了吧。”

书生费力地把包裹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自己随之坐了下来。那个包裹在书生拎着时，显得重比千金，店主却轻松地用一只手就把它推到了一边。

“小事一桩。”店主似乎并不把它放在心上，不过他还是先从挂在腰上的钱袋里掏出几枚铜钱递了过去，然后隔着包裹坐在书生旁边。书生小心地接过铜钱，郑重地说道：

“您还是先检查一下吧。”

“哎呀，只要是公子的笔墨，我就没必要再检查了，反正您一直都没有出现过错字或漏字的现象，而且您的字体拿出来，那可是在附近的科场写手①中排第一呢。”

“别净说这些得罪人的话！小心被人听到。”

书生迅速地打断对方的话题，小心翼翼地朝四周扫了一圈，然后习惯性地竖起领子挡住半边脸。店主也跟着观察了下四周动静，然后才压低声音，继续刚才的话题：

“公子可能也听说了，今年的初试快要开始了……”

书生眼睛一亮，缓缓地点了点头。他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本就不是只为交付这一包裹的书籍，而是为了初试时的各种活计。在科场做写手可是违法行为，风险极大，因此赚的钱也就更多。做一天科场写手，比辛辛苦苦抄写一年的书籍赚到的钱还要多很多。而且，只要中介手腕灵活，一场初试下来可以同时接两三个人的活，这样赚到的钱就更多了。不仅如此，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接到先后进行的会试和殿试两场初试的活计。这样下来，那两天内赚到的钱绝对是巨额。因此对于写手们来说，每一次初试可是他们大发横财的关键时刻。

除了科场写手的活计外，书生其实还觊觎着另一份更有赚头的工作——那就是当巨擘②，也就是当枪手，代考生答题。就在十个月以前，当巨擘这一项工作可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在十个月前的那次考试中，他也接到了写手的活，到考场以后却发现原本请的巨擘因为高烧而未能出现在考场。情况所迫，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赶鸭子上架帮那个失魂

① 此处指收取别人钱财，在科场上为应试者誊写答卷的人。——译者注

② 此处指收取别人钱财，在科场上替应试者写诗作文的人。——译者注

落魄的考生做了一篇文章。惊奇的是，不知道是好运来临还是实力如此，那篇文章竟然合格了。

自此之后，身为中介人的书店店主几乎把书生捧上了天，还兼有溜须拍马之嫌地说书生既可以当巨擘又可以当写手，如此一来倒是抢去很多人的饭碗云云，对他大肆祝贺。末了还说，下次科举的时候可能会接到当巨擘的活计，让书生好生准备一番，以求不菲的待遇。可是现在，店主却只字不提此事，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着与写手有关的活计。

“会试有两个人、殿试有三个人，也就是一共五人请您做写手。时间可能会有些紧张，但以公子您的本事，肯定可以妥善处理好的。”

“就是这些吗？”

“啊？如果再接活的话，时间就真的太紧了。现在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交卷时间越早就越有利，所以……”

“不，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书生欲言又止，几次想抛出话题都未能成功，结果还是善于察言观色的店主抢过了话头：

“您是想说当巨擘的事情吗？这个有点儿难办了。”

“怎么？上次您不是信心十足吗？”

这次轮到店主不好意思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真是对不起……明明是我先提出来的事情，最后却没能办到——很多人都认为仅仅凭着您上次的偶然成功是不敢信任您的。您的年纪尚小，也不是生员或进士……虽然您不去参加科举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怎么说呢，其他的写手都有生员或进士的身份，所以那些需要的人都要求我想办法让他们来当巨擘。对于那些人来说，雇用您无异于赌博……”

书生那张比女人还要俊美的脸上浮现出明显的失望之色。察觉到这一点后，店主更觉愧疚，吞吞吐吐地说道：

“不过，那次当巨擘让公子您的身价大涨，这不得不说是件好事啊。我一直以为您只写得一手好字，远远没料到您做文章的功底也如此深厚，谁也没想到您会一鸣惊人呢。其实您只要通过生员试或进士试，当巨擘的活计肯定会越来越多……就算是通过初试也好啊……干我们这一行的，能同时当巨擘和写手的人本来就少，只要您有了那么一层光环，肯定就会接到

远比别人多得多的活计——话说回来，我真想知道您为什么一直都说自己不能去考试呢？莫非这其中有什么外人不得而知的苦衷？”

“不要再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苦衷。您也知道，就算我侥幸考过了小科^①，我在朝中也无人，不会有人在朝廷上为我保荐或是美言，我可能连个九品芝麻官也当不成。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不去考了。”

“那，您可以再加把劲儿，考过科举不就可以了吗？公子您不仅有实力，而且还这么年轻，肯定没问题的。做这一行的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年纪太大，不敢奢望考过科举呀。当然，那些人就算过了科举，因为年龄和家境的缘故，也做不了什么大官。但是，公子您就不一样了啊！”

“如果像您说的那么简单，估计人人都可以当宰相了。”

书生失望地叹了口气。店主忽然想起书生在数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

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最初，他只是从店主这里借走一些书来读，后来无意间发现有人在做抄录工作后，竟然单刀直入地对店主说自己也想做。他的理由是家中有人生病，需要筹很多钱来买药。听过他的一番解释后，店主虽然心生恻隐，但抄录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对于店主来说，他也不相信一个小孩子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所以就想借让书生展示笔迹之机婉言谢绝他。没想到，书生的笔下竟然出现了绝对称得上优秀的楷书字体。店主当机立断，当场就给他分配了数量较多的任务。一天后他再来到书店的时候两眼通红——他把那些即便是熟练工也要做两三天的任务完成了。从那时候开始，两人的这种关系就一直持续至今。

后来，有人偶然看到他的笔迹后就把考场写手的活计托付给了他。这位金公子在百般考虑后也最终接受了这项一经发现就会受到严惩的工作。虽然店主和书生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店主对书生的了解却极其贫乏，不仅不知道他家住何方，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更让店主觉得神秘的是，书生竟然还有比窈窕淑女更为让人心动的相貌。店主有时偷偷地盯着他的侧脸，想到人们常说的“灿若春华，皎如秋月”也不过如此吧。

有那么几次，店主也曾怀疑过他是不是女扮男装。虽然书生的身材要

① 朝鲜时期的进士试和生员试的统称，分为初试和复试。——译者注

比一般女子高挑很多，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也无法打消店主的疑虑。不过后来，他发现书生携带着证明其男性身份的“号牌”，而且甘愿接受很多男人都没有胆量接受的考场写手的工作，他这才慢慢地打消了自己的疑虑。最关键的是，很多女人在看到书生后都会不由自主倾心不已，丝毫不会怀疑他的性别，这也让店主从另一方面想到，书生可能真具有只有女人才能看得出来的男性美吧。

“我现在得回去了，还要烦请您再帮我打听一下。拜托了。”

书生说话间站起身来，用手干脆利索地掸了几下衣衫。

“这个……那些请您做写手的上家们希望您早点回复他们呢……”

“我这两天会抽时间再过来一趟，到时候就会给出答复。您还是先把需要抄写的东西整理给我吧。”

店主听到这话微微有些不满，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从柜台后面拿出了纸张。

“只要考过那该死的生员试就可以的……我是知道公子您的实力的，但其他人未必知道啊！就算我为您竭力美言，但一听说您只有十八岁，很多人就直接摇头否定了。我总不能把您当考场写手时的作品拿去给人看吧？”

书生用刚才随身带来的布裹住了店主拿出来的纸张，勉强微笑着说道：

“您的苦衷和为我所付的努力我都明白，请不要感到内疚和抱歉。过两天我会再来一趟，绝对不会让您为难的。”

店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看着书生的背影慢慢消失了。

“哎呀，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震惊啊，怎么可以有如此让人神魂颠倒的一张脸呢？”

身后传来的声音让店主吓了一跳，他迅速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妻子。

“你这个妇人人家又躲起来偷看其他男人了！”

“你管我看谁！——哎呀，我这辈子可不会与这种男人有什么牵扯。”

“一看他就是那种床上功夫差劲的人，长得像个娘儿们似的。哎，真弄不清楚你们这些女人，怎么只要一看到金公子就全都这副模样呢？”

妻子不屑地看了一眼店主的下身，冷冷地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长得倒像个爷儿们，可也不怎么样啊！”

店主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他愤怒地说道：

“你这该死的婆娘！”

“哼！我本来就像个活寡妇一样，如果连偶尔偷看几眼相貌俊美的男人都不可以，你说我待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呢？”

“活寡妇？那昨天晚上我不是表现不错吗？”

“哎哟，还好意思说？也就几秒钟的事情而已！和你这样空有一副体格的男人相比，像金书生那样的男人更有味道！你连老婆在床上希望得到什么都不懂！”

“你这个婆娘越来越过分了！是不是还恬不知耻地偷看了金公子的那话儿啊？不然怎么每次都这么不依不饶的！”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男人的魅力就只在那个地方吗？啧啧……”

“我快被你气死了！每次金公子一来，你就准和我吵架！照我看来，像金公子这样的男人准是投错了胎，应该是女人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那个人称汉城^①头牌妓女的貂蝉也会惭愧得掩面而逃吧？”

“你刚才说我会为了谁的魅力而惭愧？”

店主夫妇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从门外走进来的正是刚才店主提到的貂蝉。这个貂蝉果然容貌极美，红润的嘴唇、妖艳的身姿，再加上价格不菲的饰品和极具诱惑力的穿着，几乎每一个看到她的男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气。

“貂蝉来啦？”

“你刚才说什么？”

“啊……这个……我的意思是貂蝉实在太美了，无论来多少个男人都会被你迷倒，那些没被你看上的男人都会忍不住号啕大哭。”

店主一脸的奉迎，拼命试图转移话题。在汉城，貂蝉的美貌固然众人皆知，但她嫉妒、好胜的性格也是无人不晓。虽然说至今还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她，但就算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男人，貂蝉也一定会千方百计让那个男人为她倾心才肯罢休。当然，在牡丹阁里能见貂蝉一面的也只有那些有

^① 今称首尔。——编者注

钱有势的人。到现在为止，为了貂蝉而倾家荡产的男人已经数不胜数。正因为有这些传闻存在，店主的妻子对貂蝉的印象可是恶劣到极致。再加上丈夫一副色胆包天的样子，这就让她更加来气了。如果丈夫昨天晚上也像现在这么有精神的话，她心中的怒火可能也不会这么盛。她可不能忍下去了，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其他女人勾走了魂儿？她先是用力拧了一下丈夫的胳膊，紧接着没好气地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弄到我上次交代的画册。”

店主忍受着妻子满是怒气的目光，迅速从柜台下找出一本画册递给了貂蝉。虽然他极其乐意把这本画册白送给她，但他却不能忽视妻子的存在，只好违心地说道：

“最近朝鲜画册的价格比清朝画册要贵一些，我为了弄到它几乎磨破了嘴皮子呢。所以，价钱方面……”

貂蝉原本也以为店主不会收钱，听到这句话后话里也带着怒气：

“那是多少钱？”

最快做出反应的是店主的妻子，只见她默不作声地伸开了五个手指，示意要五两银子。虽然对于这本画册来说这个价格明显偏贵，但以前已经白拿过店主很多书，所以貂蝉也不介意当一次冤大头，她丝毫也没有还价。

“五两就五两，给你们就是——刚才从这里出去的书生是谁啊？”

听到貂蝉也对书生感兴趣，店主的妻子更是怒气冲冲：

“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像貂蝉你这样的人就没有必要知道他是谁了。”

“哎呀！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认钱不认人？”

“你当然不是了，你还认权势呢！不过，那个书生现在连初试也没有通过，你从他身上可捞不到什么好处！”

“你怕是不知道吧，我还对有潜力的人感兴趣。那个书生看起来年纪还不大，肯定比那些刚刚考上科举的老头子要强很多。”

貂蝉优雅却又做作地捋了一下发髻，转过身来摇曳生姿地走出了店铺。看到店主张着嘴巴直勾勾地盯着貂蝉的翘臀，妻子再也忍不住了，她用力地拧了一下丈夫的大腿。

“你这个婆娘又能好到哪里去！你还不是对那个金公子垂涎欲滴吗？”

“真是可笑！你怎么不直接冲过去把头埋进那小姐的屁股里啊？看你这副德性，肯定偷偷地拿着店里的钱去找过她！说吧，你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

“你在说什么啊！我这不连书钱都一个子儿不少地收上来了吗？”

貂蝉没有理会后面传来的争吵声，径自走出门去把画册交给了随身带的下人德七，自言自语道：

“哼！一个破书生而已，还跟我保密什么！我怎么可能让那样的家伙接近我？把我貂蝉看成什么人了！”

门口不知何时已经围拢了很多，都直勾勾地看着貂蝉的一举一动。德七走到驴子旁边，谦卑地弯下了腰。貂蝉踏着德七的背骑上了驴子，高傲地抬着头。看着貂蝉的身体随着驴子的步伐左右晃动，街边接连传来那些没羞没臊的男人们无法压抑的吞咽口水的声音。貂蝉早就对这种反应习以为常了，她仍旧昂着头，泰然自若地打开了折扇。

从书店云集的“笔洞”走出去后没多久，貂蝉就看到不远处一个看似熟悉的背影。虽然街上人山人海，但那个背影仿佛透着一股魔力，它是那样的俊美，让貂蝉一眼就认出了他——正是刚才那个书生。长久以来，貂蝉非常明白自己的优势，她对自己很有信心，无论对方有多贫穷，她都有把握让对方拿着各种值钱的东西来找自己。她的眼睛就像是看到猎物的鹰一样亮了起来，她把声音压到最低程度，悄悄对德七说道：

“德七，把驴子赶得快一点儿，走到那个书生的身边。”

和往常一样，德七如奉圣旨一般快步走到了书生的旁边，然后跟着书生的步伐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去。书生意识到旁边的驴子，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貂蝉，然后继续专心走自己的路。如果是普通男人，看到貂蝉后都会忍不住想看第二眼、第三眼，而这就是即将被貂蝉征服的前兆。但这一次，貂蝉失算了，书生并没有抬头看她第二眼。最关键的是，书生刚才看她的目光平淡无奇，就像看到街边的一块石头一样。这让貂蝉感到少许的慌张，但很快她又找到了心理平衡，认为是折扇和低垂的帽檐让书生没有看清她的脸。貂蝉决定这次一定要让书生看到自己的目光。

“哎呀！这头破驴怎么这么摇晃啊？莫非它中暑了不成？德七，快扶

我下去。”

书生肯定也听到了她充满诱惑的声音，却依然沉稳地向前走去。如果是别的男人，这会儿可能已经殷勤地跑上来恳请要扶她下去了。貂蝉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榆木疙瘩。她一直都骄傲无比，而现在书生的这种态度让她刚开始带有的玩弄心态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某种变化。

在德七的搀扶下，貂蝉从驴子身上跳了下来，快步走到了书生前面，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翘臀。自古以来，如果主动搭话的是女人，那么她的魅力必然会打折不少。只有让对方先说话，貂蝉才觉得维护了自己的自尊，接下来的事情也会顺水行舟，容易许多。

“德七，我想快点儿回到牡丹阁呢。那里不仅有美味的酒水，还有美妙的音乐……为了听到我貂蝉的歌声，今天应该会有很多男人慕名前来吧……”

为了掌握书生的心态，貂蝉故意放慢声音，慢吞吞地说着。她每天都周旋在男人中间，自然早已经练就了如何察觉来自身后的目光的本领，甚至于那些目光是冷是暖，目光的主人是否有钱、是否有品位等，她都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但是现在，她却怎么也感受不到身后这位书生的目光。虽然他分明可以看到她，但他的目光中却连一丝一毫的欲望都没有。

貂蝉确定对方的确在看她以后，就微微撇着小嘴，眨着眼睛转过了头。从以往的经验来判断，每一个看到这种表情的男人都会为她倾倒。和她预料的一样，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但是书生的表情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

貂蝉抿着嘴，艰难地把冒出来的满腔怒火压了下去，开始思索新的方法。这次，她的目光落在了手中的折扇上。她的绝技之一便是准确地把折扇丢到锁定目标的前方。而这次，她也和料想的一样没有失手。如果书生这次也不理会她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不是他，而是她！肯定是个女扮男装的家伙！果然，貂蝉感觉到身后的书生弯下腰来拾起了折扇。

“哎呀，难道那把折扇会长翅膀不成？它跑哪里去了呀？”

貂蝉自言自语着转过身来。这一刻，她不由得惊呆了。此时的书生一脸微笑，那微笑衬托得他更加俊秀，也更加富有魅力，就连习惯男人的貂蝉都不由自主地心神荡漾。

“折扇一直被一朵娇艳的花握在手里，可能它误以为自己是一只蝴蝶，所以偷偷飞走了吧。”

书生调皮地说道。他的这句话不仅极大地满足了貂蝉的渴望，还让她的心跳微微加快。书生把折扇合起来，略显羞涩地递给了貂蝉。近看起来，书生的确太俊美了，那种美简直让人窒息。这么多年来，貂蝉面对的大部分都是有钱有势的老头子，当看到书生的第一眼时她就觉得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自己面前展开了。虽然偶尔也会跟一些豪门世家的公子哥儿打交道，但貂蝉可以确定，没有一个人的笑容可以比得上眼前的这位书生。他那略带羞涩的微笑中一定包含着某种魔力，让人想要亲近，又不能靠得太近。

“这是怎么回事？曾几何时我还嘲笑过秋月姐姐专门接待那些无钱无势的小男人……难道我也老了吗？在他的微笑面前，我仿佛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再是那个会迷倒众生的人间尤物。难道我这一生只为等待此刻这样的微笑吗？”貂蝉心中暗想。

她情不自禁地端正了姿势，用折扇轻掩着嘴，略带羞涩地说道：

“初次见面，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微笑打动我的心呢？”

书生的脸上瞬间露出了无辜和慌张，明显是没有见识过多少女人的小伙子。

“如您所见，我的驴子现在正闲着呢。您的包裹看起来有些分量，虽然还不知道您住哪里，但我很乐意帮您把东西驮到您家门口。”

貂蝉的这句话中暗藏着自己的心机。这样一来，不仅不用带着书生去牡丹阁，从而避免被其他姐妹们瞧见，还可以知道书生家住何处。这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真的一无所有。全部家当加起来可能也买不起你那折扇的一角。”

“您的话真是过分啊。尽管您的目光没有把我当成妓女，可是嘴上却不饶人哦。”

貂蝉略带难过的责难让书生更觉慌张。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男人们见到美貌的女子时恨不得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心态罢了。可能在你看来我还不够有男人味，但我的心的确是这样的。我生于贫寒之家，再加上这看似病弱的身体，所以我目前还不能

接近女人。希望你可以理解我的现况。”

看着书生羞涩地微微低着头，貂蝉恨不得扑上去咬上一口。病弱？怪不得皮肤这么白！虽然皮肤上的润泽让人无法和虚弱联想到一起，但此时的貂蝉却根本考虑不到这些细微之处。

“怎么会这么谦逊呢？不管以前的人喜欢怎样的男人，现在的女人可大都喜欢貌美的男人……”貂蝉的心思越来越乱了。

“怎么会没有男人味呢，才不是呢。”

书生的目光露出一丝感激，略微点了点头后就准备继续朝前走。因为太过心急，貂蝉终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本不该由她提出来的问题。

“不知您怎么称呼……”

书生停顿了一下，转过身来微笑着说道：

“我姓金。如果我们有缘再见，到时候再互通姓名吧。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缘分不能偶遇，那我就直接去找你。”

说罢，他就转过身，毫不犹豫地朝远方走去。虽然他没有宽阔的肩膀，没有傲人的身高和体格，但在此刻的貂蝉眼里，整个芸芸众生中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

等到他完全消失在路的尽头，貂蝉才醒过神来。

“难道是我中暑了不成？怎么觉得头这么晕呢？”

准备爬上驴背的时候，貂蝉猛然大叫道：

“哎呀！他怎么找我呢？他会知道貂蝉这个名字吗？我似乎只提到过牡丹阁，他会不会忘记呢？那该如何是好？该如何是好？”

等到貂蝉爬上驴背，准备寻找书生的时候已经晚了，书生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了。她不安地思考了片刻，终于还是转过身，快速地朝刚才的书店走了过去。

2

南山村，墨洞。

金姓青年反复确认周围没有人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了一家收拾

得干干净净的草屋。外面夜幕已低垂，没有点灯的房间显得有些昏暗。他把斗笠解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依次脱下了道袍、短上衣和裤子，露出了里面的裹胸。就算他没有解开裹胸，袒露出的圆滑的手臂、柔美的背部曲线、不盈一握的蛮腰、丰满圆润的臀部等细节也早已出卖了他的性别——书生其实是个女人。

她把头巾解下来，露出了一头瀑布般的秀发。她用梳子把满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然后随意扎了起来。时而穿着男装出去的她，其实是一个叫金允熙的女子。

透过薄薄的墙壁，隔壁房间传来弟弟允植的声音：

“是姐姐吗？……咳……咳咳！”

允熙平时身上所带的号牌其实是弟弟的。听到弟弟的咳嗽声里带着沙哑，允熙不由得担心起来，她一边迅速地穿上衣服，一边说道：

“嗯，是我，妈妈呢？出去买药了吗？”

“去……咳咳，去了外婆家……”

弟弟允植的情况比她出门时似乎严重了许多。

“等一下，你先不要说话了！我这就穿好衣服。我明明说过不要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为什么妈妈还要出门呢？而且还是去外婆家……去了那里肯定又要受气了。”

允熙穿上女子的衣服，收起装有纸张的包裹和刚脱下来的男装，推开墙角的小门走进了弟弟的房间。房间里非常暗，允植不安地躺在地板上。允熙心疼地看着弟弟，放下手中的东西后迅速点亮了油灯。

“怎么不点灯呢？这样多闷啊。”

“没关系。”

允植知道姐姐赚钱的辛苦，他怎么可能在独自在家的时候点灯呢？允熙一眼看到了在油灯旁边的书桌上有一本打开的书。在她出门以前，那里是没有书的。允熙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允植身上，瞬间明白了弟弟的身体状况变坏的原因。他肯定是趁她和妈妈不在的时候起身读书了。

“怎么回事？我说了多少次让你小心……”

允植费力地支起了身体。

“白天的时候觉得好了很多……我要快点金榜题名，只有这样姐姐才

能不那么辛苦……咳咳！”

“我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这些了？只有身体快点好起来，才能去考虑科举考试等事情啊。”

“对不起……咳咳！因为临近式年试^①，我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躺着休息。”

想到弟弟一整天都待在闷热的房间里，允熙细心地扶着弟弟让他倚靠着被褥坐了起来，然后拿起一把扇子给他扇着。允熙望着弟弟，目光里满是怜惜和担忧。因为久病在床，允植不仅双目深陷，嘴唇毫无血色，脸庞也无比瘦削，几乎只剩下了骨架。十八岁……年华正好的弟弟却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年了，而她能为他做得实在太少了。所谓的名医也找过好几个，但那些昂贵的药似乎一直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那些名医最终也都只是摇头叹息，罢手而去。

每次看到和弟弟差不多年纪的男子汉时，允熙就会更加伤心。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阳光下嬉闹游玩，依着性子去学堂读书，娶回美貌的妻子，参加科举……小时候的弟弟是非常聪明的，这也让允熙更加难过。今天在街上被妓女搭讪的人原本应该是弟弟才对。可是……

允植看出了姐姐的难过，他若无其事地岔开了话题：

“姐姐，今天的事情没有办好吗？”

“嗯，出了一点儿问题……当巨擘的活儿是找不到了，只有一堆写手的工作。可能是爸爸怪我用你的号牌做坏事吧。”

“怎么会呢？爸爸如果在天有灵，看到姐姐这么辛苦肯定会心疼的……”

“不过，爸爸就算在天上肯定也是整天看书，不会关心我们过得怎么样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不也是只懂读书吗？唉，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找的工作也是靠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才能拥有的，所以再怎么说，也应该感谢他……”

“如果我可以去参加这次的初试……姐姐就不用去科举现场做什么巨擘了……”

“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允植，你不要着急，会有那么一天的。”

看着姐姐在旁边为自己扇扇子，允植不仅没有感到舒服，反而变得更

^① 朝鲜科举考试的一种，三年一试。——译者注